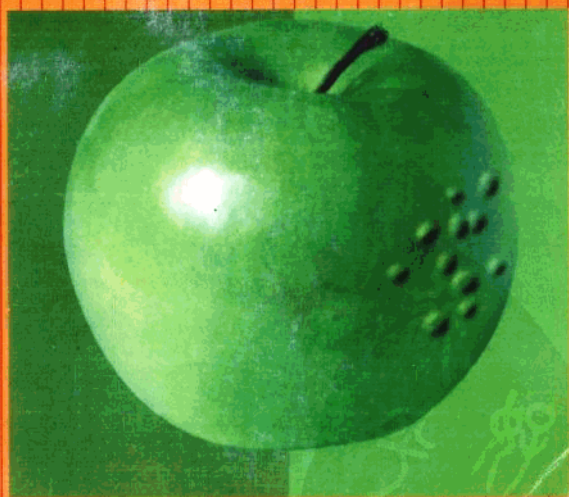




净身

石
丹
著



远
古

身 净

~~石丹~~ 著

7247/62
328

北京大學圖書館
514
52

远流出版

79
100
2
+

责任编辑：兰 荔
封面设计：华 玲
主 编：王致钧 尹秀华

净 身/石 丹 著(“理想文丛”之一)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发 行 远方出版社
印 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分厂
开 本 850×1168 1/32 6.5 印张 14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 第 1 版 199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80595-209-4/I·94

定价：12.60 元

目 录

死 角	• 1 •
净 身	• 11 •
对 白	• 21 •
空 白	• 34 •
戒 酒	• 43 •
拼装的故事	• 46 •
立 项	• 51 •
黑 圈	• 63 •
背 面	• 71 •
古 月	• 79 •
茶 馆	• 86 •
墙	• 88 •
神指刘	• 90 •
神 功	• 93 •
白 字	• 97 •
铁门神	• 99 •
老 街	• 103 •
半月儿	• 114 •
你我同行	• 123 •
回 味	• 127 •
珍 藏	• 129 •
卖 蒜	• 132 •

E	• 145 •
血写的“T”	• 153 •
渡	• 159 •
后 记	• 182 •

死 角

我确实是这年进到那个叫什么老街营业所的地方。它不单单这么叫而且还挂起了这么个红招牌让人这么去读。

住室是最后院的一间潮湿得不一般的小屋，冷冰冰的只有胖妞热情地帮我忙上忙下，我和她好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只不过我进老街碰到的第一个人是她而不是别人，况且又极厚实地对她咧嘴笑笑而已。

她挺健壮活泼的样子，用浑圆的后背称赞我嘴大得有特色作为男人是个吃四方的材料。

我也用欣赏的语调夸奖她是身腰壮哟胆气豪。

接下来便是男女对唱的微笑大笑十分可笑笑到不能再笑，还是她先不笑，说该双人人库了。

望着她颤乎乎的身子离去，我竟有点自我陶醉的嫌胖妞这是献殷勤不到惹人发燥。

大约是惯例，主任让我到营业部去上班实习打下良好的金融业务基础以保证迈好这万里征途的第一步。

我嘟嘟着说，怎么到处都有这第一步到处都是这第一步到处都迈不完这第一步。

主任文化水平低不仅没听懂这绕口令似的不满而且还升华认为我这是在十分谦虚地说誓词，便很慈祥地用粗糙的大手在我的后脑勺上过了两下让人心里热乎乎的直想小碎步往前走不回头。

这单位本身就挺认真，营业部则是认真的认真。上班时

严格按照办公公约办公；微笑你好有什么需要好请稍等欢迎您到农行来再笑。据说干营业部不能太久否则嘴角上会早早画上两个深深的括号无论抗皱霜还是罗兰男宝也抹不掉。

门市坐班主任是个挺尖瘦的会计小伙子。他同样长着一个挺尖瘦的鼻子，让我觉得很有威严。里面的男女是清一色的年青人。大家不喊他主任都叫他冠军。

冠军上班忙下班也忙。上班时他负责全面，下班时他招呼上班。这让我傻乎乎的挺直了腰板。

胖妞取出了一个白皮硬夹本摊在面前掂笔开言。冠军说，按姓氏笔划。一二三四五六七听不出门道在哪里，到最后我才模模糊糊地理解这是做梦之类。

胖妞突然问我：喂，你也说说昨晚上做了个什么梦？

我说，我没做梦，我发现大家都是挺不高兴的样子又连忙添了句玩笑说，我睡得跟死猪似的直打呼噜。

冠军呆着脸说，既然能知道自己跟死猪似的打呼噜还不知道做了些什么梦？这人真不老实。

胖妞合上本子猜测似地说，可能是初来不适应吧。

我点点头：嗯，对，大概可能或许吧。

过后，我为自己的第一印象太差而闷闷不乐地钻进小屋仰起脸来看天棚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的陈年旧报。我反觉得自己看得十分有趣。

胖妞进来说，没想到你这人真怪，为什么不会做梦。

我苦笑笑，这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工作。

胖妞教训我说，梦这个东西是日有所思的结晶，可见你是个大白痴，否则就是个十足的阴谋家。

我很为难，既无法点头又无法摇头。

胖妞挺关切地小声告诉我，知道不知道，咱老街营业所有一个良好的传统，那就是人人会做梦人人都能公布自己的梦人人还敢交流自己的梦。

这个好习惯倒是很诱人的，说明大家彼此老实彼此信任。但我又有点迷惑，梦这个东西真能说清吗？

胖妞很不耐烦地批评我：人家不都说得好好的吗，记住，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要想在老街站住脚首先就得会做梦！

我吃力地点点头：尽力而为吧。谢谢点化。

胖妞笑笑：毫不谦虚地让你知道，本人就是老街营业所梦协的常务秘书长。

我感叹：还是一张网啊。

这里确实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组织的全称叫做迷梦爱好者同盟协会。并设一名常务秘书长，其主要职责是记录每个会员的梦那就是白皮书，为每月一次的评选做好基础服务。大奖的项目也花样翻新令人感叹。什么最佳梦、最精彩梦、最完整梦、最优秀对白梦、最长梦、最短梦、最先梦、最后梦、最美好梦、最痛苦梦、白色梦、黄色梦等等等等等等。主席则由每月之冠担任。

胖妞介绍：我们评奖严格无记名投票宁缺勿滥。

有次我讨好般地小心翼翼地建议，是否增设五花八门梦，世界真奇妙梦和信不信由你梦三项大奖。

冠军沉思默想三天后才在男厕所里用一支手拍拍我的肩膀肯定道：别看你不会做梦，设想倒是蛮清新的，确实有点现代意识。

大家通过了这项建议。

储蓄专柜的小伙子大姑娘挺羡慕地从遥远处向我伸出两

个指头做 V 致意说，这家伙说不定是个高手呢，我喜欢希利康。

冠军咧嘴笑笑：这可是两码子事儿，能背得出菜谱的鸡不见得会下蛋。伙计，是公是母咱做出来让大家瞧！

别看冠军挺能干的样子，但他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习惯，所以吃饭的时候谁也不愿和他蹲在一起。

他爱放屁，而且不分环境不分时间不分对象说放就放来无踪去无影如平地惊雷我行我素很有点什么自由化的味道。据他自己解释，这是消化系统特好因此显得畅通无阻，只不过是别人不适应而罢了。当然从另外一角度来说，可以证明自己光明正大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象有的人偷鸡摸狗的还嫁祸于人明明是自己放屁却还大言不惭地指责别人放屁。他说，我曾经为许多人遮了丑，当然里面不乏女士们小姐们。

这理论让我感动了好一阵，总思念着应该抽出一个适当的机会赞扬一番。

这天又是进食的时候。炊食员又炒了几个菜说是为了庆祝一个谁也记不准也没人愿意记准的什么节日，只要有好吃的这才是重要的反正大家很高兴的样子，胖妞还拿出了一瓶酒因此更高兴。但是，冠军的毛病又来了令人倒胃口。

有人说冠军有什么意见提好了怪声怪气的来路不正谁受得了。

我说，还应该称之为通俗唱法，很耐人寻味儿。

冠军一口酒进肚发誓：从现在起谁要是再听到我放一个屁奖他十块人民币！

这实际是一场灾难。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自从冠军的屁声匿迹之后，大家面前

仍整日飘荡弥漫着一股又一股的异味儿。大家互相猜异互相埋怨不断表白申诉弄得人人自危，连对做梦说梦评梦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看到这种面临分裂的不团结严重性，大家开始劝说冠军。希望他不记前怨美声唱法也好通俗唱法也好或者民族唱法怎么都行，否则有人蒙混过关混水摸鱼胡说八道破坏咱老街队伍的纯洁性。

冠军很得意，怎么样，看到我的严重性了吧。

胖妞称赞道：不愧是冠军，下次我还投你票。

我总怀疑这胖妞是不是太机灵了点。

连炊事员也挺主动地加入梦协，有人说好几次每天半夜外出小解就听到他在梦呓：面多了兑水水多了兑面面多了兑水水多了兑面……我们担心这个月的伙食要赔本。

单单为了男子汉这口气我也应该做出一个高质量的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夺什么冠军。可奇怪的是仍然一个梦也做不出来，常常为做梦的事儿而白日做梦以致近乎失眠，失眠之后便是一场死睡，当然死睡之后自然又是一个难堪的空白。

时间长了，对我抱挺大希望的由一线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由绝望到反感由反感到鄙视。

我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坐在自己小屋的门槛上，呆看并没什么可看的玩艺儿。

这里每天晚上擦黑除了学习听主任念报纸外便是一片寂静，连每扇门窗也是紧闭的。我想，可能大家都在酝酿做梦。

我说到电视机的事儿。

大家并不怎么感动，甚至觉得这玩艺既费时又费能源。

我说电视机有很大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拥有和

外面的世界和自己所喜爱的人能共同渡过一段共同时光的工具。

他们觉得我是来自花花世界的花花公子。

我感到了孤独的痛苦。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学会了自言自语象个失常的疯子。

胖妞就住在我的前排。炽热的灯光常常把她胖得毫无曲线的身子极富立体感地打印在宽大的后窗让我一览无余。带着欣赏的目光偷偷瞧瞧我想情有可原不算下流。

胖妞的身体虽属五短三粗但一头秀发却又黑又亮打印在窗上极富魅力。

她每天晚上到这时便拆散了头发梳了又梳理了又理扯拉得又直又长让人浮想联翩。每天早上却是七扭八拐一丝不苟折叠成奇型怪状令人不可思议。

真正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位爱美又活泼的胖妞怎么会做梦爱做梦永远有做不完的梦。这可是一个想读书便读书想恋爱便恋爱的花季。

闲来无事我也买了一把坚硬的铁梳在不做梦难做梦挤不出来梦的时候把自己的半长不长的头发梳了又梳理了又理什么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分成大背头一切向前看试了个不计其数。在发与发的轻轻摩擦声中我享受到了一种愉悦的快感。从理发自娱到五官的欣赏后来竟贪恋自己的身体。

有次在食堂打饭时冠军与我擦肩而过，他悄悄说，老弟，挺辛苦的。

我说，这确实是个恶习。

胖妞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说，你知道咱老街营业所谁最机灵。

我说是你。

她摇摇头。是冠军。唉，我真想辞职不干这个秘书长。

我说，你们真叫我赶不上。

她突然令我吓一跳地说，看到你，真感到没意思。

这让我只高兴了一小阵。因为我还没弄懂究竟是谁没意思。

后来我也同意是冠军机灵。

冠军为了蝉联冠军工作之余常常是脑袋挨住什么便毫无顾忌的打呼噜。

这功夫受到了大家的尊重，甚至不少人争相效仿但总是学不象动不动便好笑便五官不自然一副讨厌的鬼样子。也有人想创出条新路子但总是以失败告终。

有次门市的一位高个子姑娘因思虑过度在填制凭证时突然惊叫自己的眼无神了。

胖妞瞧瞧肯定地点点头，真是散光没焦点。

我试着伸出一个指头问这是几？

她说是两个，不是一个。

胖妞用油光浑圆的巴掌给了她一个耳光，上班时间不许做梦！

高个子姑娘用手摸摸脸长出一口气说这下可好了。

大家这才是一阵放心的大笑，别说，胖妞的耳光打得真有水平。

那是一个该学习的晚上。主任戴着老花镜捧着一张他认为值得一学的旧报纸老给我们念错别字。

冠军在我身旁坐着小声道，还不如做梦得劲儿。说着马上便打起了呼噜惹得先是左邻右舍后是轰堂大笑。

主任摘下镜子长叹一口气说，会计就是辛苦，常熬夜。又接着念啊念。我没听清主任念的什么只给冠军记着打呼噜的次数和频率以便增设一个新的冠军项目。

主任大概年事已高没有火气，隔一会儿就会急急忙忙地丢下报纸往厕所里跑。这次，冠军突然停止了呼噜小声道：主任尿裤裆了。

我近乎羞答答地反驳，哪里话。

真的，你细看。他补充完便又接着呼噜，这时，我真正感到冠军的呼噜打得真有深度。

那天下午冠军突然在门市部兴高采烈地问大家：你们猜猜今天谁给我洗衣裳啦？问题抛出来后便去十分认真地记自己的帐。

大家开始兴致勃勃地忙着猜这个猜那个。

冠军嘻嘻笑着：这个秘密除了我谁也不会知道。

大家猜够了便开始恼怒起来。你他妈的说不说。

冠军说，说破了反而没意思。

大家说，你要不说我们今天工作做梦都没劲儿。

冠军说，我自己给自己洗。

每个上当的人得意透了个个笑得不是自己。

也许就是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笑得和我们有点不一样的胖妞是如此可爱。

那是一个淫雨不止的傍晚，我失恋变态地坐在小屋的门槛上双手拄住尖尖的下巴仔细看从屋檐往下流的雨滴哪个比哪个跑得更快。

胖妞打着小花伞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这几天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嘟着嘴回答：悔过自新。

胖妞又挺幽怨地问：这几天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很有点痛苦地认真笑笑：嫌你腰粗。

胖妞转身便走，只听见小花伞的叭叭响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递给我一个正面形象。

冠军挺高兴的样子用细瘦细瘦的手拎着一大瓶酒来找我。喂，伙计，别折磨自己了，做不出来梦就算了何苦发呆。

我说我从来就没想做梦，发呆是因为值得发呆。

冠军愣了愣叹口气：我看你是咱老街少有的汉子，来，咱俩各喝半斤。放心，今天我决不放屁。

喝着喝着我感觉俩人都热乎乎地红了脸。

冠军说难。当冠军难保冠军更难。老弟，这纯他妈的胡扯蛋，老子从来就没做过什么梦。

我说我知道。从你打呼噜起我就知道。

冠军说自己屁股上有一块黑胎记可能与爱放屁有点关系。突然他动情了眼角泪水涟涟说，奶奶临死时对我说，你真聪明不想来，是阎王爷给打来的。

我也鼻尖酸溜溜地，说既然来了就得干下去。

冠军点点头，是该来点实际的。应该恋爱了应该结婚了应该有个不会做梦更不会放屁的儿子了。

我说我也该了。

冠军说，我想去找那个胖胖的姑娘，我想她是在等我吧。

我说你去吧，晚了就晚了。

冠军点点头，对极了，晚了就晚了，你不会介意吧。

我说我嫌她腰粗。

他给我一拳，我也给他一拳。

他笑了，我也笑了。

冠军说咱们都是傻瓜大傻瓜，我说对极了对极了。

随后，我在胖妞的后窗上见到她长长长长的梳头，再随后，我见到那长长长长的秀发终端出现了一双细瘦细瘦的手这么长长长长地扯着。

从此，那个小伙子再也不会傻乎乎地双手拄住自己的下巴坐在门槛上了。他开始把自己早早地锁进潮湿的小屋做梦了。

这是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梦。有一位美得不能再美甚至没有什么不美的姑娘来到小屋和我说话。说着说着，她冷了我，我也冷了。我说咱们钻被窝吧，她说行。她在西我在东，说着说着，我说夜深了人静了，她说是。我说声音小点吧，她说行。于是我光有图象而没有声音地说，她说我听不见。我说你坐的远，她说是。我说你过来，她说行。我感到她动人可爱，她也感到我可爱动人。就这样我们俩风吹不动雷打不散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净 身

问题就出那天晚上。

这个晚上把喜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悲剧。

那天的稍晚些时候神色严肃而又激动的行长一溜烟来到老街营业所宣布即日起由我接替那个老念错别字的老赵当主任。门市上的那帮子年轻的哥们姐们儿一个个悄悄地拍巴掌直笑。正点钞入库的肖莉口中念念有词向我多情多姿地膘了一眼又一眼。加上老赵头又在酒宴上泪水盈盈地拍着我肩膀说，小黑子，我算交班了，好好干啊。我心中一沉好像承担了什么特别神圣的重任昏头胀脑里便被灌了个半晕。只觉得这世界特别美好不白活一回笑声特别脆。

送完行长扭回头我便发现肖莉隐在女厕所边的花池旁向我招手。

老赵嘴角挂白沫硬拉着我说要交待几个事儿给自己的革命生涯圈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火急火燎地说，赵叔不急，你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哩，明儿说，明儿。

我几步抢上去装做没站稳的样子蜻蜓点水般地亲了肖莉一口。

她春意盎然地说，都主任了，尊重点。

我嘻笑着说，咱俩还装啥呀。

她说，反正以后得注意点。

我说，注意啥？装个官儿样还念错别字？

她悄声说，走。

我说，怎么走？

她说，跟着感觉走。

我们便来到春来卡拉 OK 餐馆。

老板阿庆站在红灯闪烁的门道里笑嘻嘻地说，呵，黑主任带伴儿来了。

我说，你也听说了？

阿庆说，老街就这么大，没有我阿庆不知道的。

说真的，别看这阿庆又黑又瘦长着一副娃娃脸还真算是老街的名人。

这阿庆是吃了没权没势的亏一直找不了个像样的工作混名堂，也确实又沾了这个穷人的孩子的早当家的光，很早就敢想敢干在老街闯了个门面。反正是脸面不要紧的人你就得生方设法去挣钱。他趁改革开放之机，租了台投影机在老街成立了第一个放像室专播一些擦边球之类港台录相带冲击得电影公司门庭冷落。钱挣多了气也粗了得罪的人也多了。有年碰上大拉网收拾败坏社会主义风气的渣子运动，便被人联名告发。那晚正搂住恋爱对象睡得正香被我们擅长瓮中捉鳖的公安战士抓住了。他借口吓得拉稀从女厕所逃到了特区。几年过去便成了富翁杀回了老街办起个中西合璧的春来餐馆。现在也没人抓他了，他也知道学旧社会的地主老财办积善堂之类到处给自己留后路。尽管他在老街吃得开可我们这些正经人并不抬举他，来逛卡拉 OK 是向他行善。

我时常见他打趣，喂，阿庆，没有你钻不进去的门缝。

他总笑嘻嘻地说托福托福。

这晚，我笑咪咪地瞧他前后邀请肖莉跳舞碰一鼻子又碰